

马克·吐温
中短篇故事全集

(上)

叶冬心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吐温中短篇故事全集/吴钧陶主编;叶冬心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8

ISBN 7-5434-3952-2

I. ①马... II. ①吴... ②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 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7489 号

马克·吐温 中短篇故事全集 (上、中、下)

叶冬心 等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路大街 330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44.375 印张 1035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220 定价: 89.00 元

ISBN 7-5434-3952-2/I·513

编者前言

□ 吴钧陶

河北教育出版社制定了一个出版“世界文豪书系”的宏伟规划。这套可以称之为文化建设的大工程的书系已经初见端倪。其中十几种已经呈现在读者眼前，其余将陆续问世，《马克·吐温文集》便是这套书系中的一种。

承蒙该社不弃，由编辑顾达女士一再盛情邀请，《马克·吐温文集》的主编任务落在我的肩上。海内研究和翻译美国文学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更有成年累月以马克·吐温为钻研课题者。而我贸然接下任务，只能说是一个年届古稀的“初生之犊”的轻举妄动。所以不畏虎者，乃因自恃可以依仗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我在上海几家出版社工作了三十多年，直至退休，自然而然结交了一些主要是翻译界的文友。承蒙他们不弃，给予我大力支持，承担了各书的翻译工作。如果说文学翻译是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一种桥梁作用，那么我是在出版社和译者之间起一种桥梁作用，如此而已。

不过，看人挑担不吃力，我开始的时候可能估计得过于乐观。

了一点。待到挑起这副担子便感觉到了它的分量了。特别是对待马克·吐温这样的作家,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他从1835年到1910年在世上生活了七十六年,从事写作半个世纪有余,留下作品约达一千多万字,内容丰富但又繁杂,版本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一时找不到权威的原文全集本。直到最近才由友人潘庆龄先生在美国购到二十九卷的牛津版全集,几经辗转,带回国内。二十多卷书同时要找适当的、又有时间承担的译者,逐一签约;还有审阅者、美术设计者、参考图片等等事务工作也是大量的,需要长期萦系于心,肩上和心上都压着沉沉的担子。至于与出版社和译者之间信函往来,电话频频,书稿寄送等等,都是不得不做的事。如果一帆风顺,倒也轻松一些;可是路总是曲曲弯弯的。忽然某位译者因故毁约了;某位老年译者因病不能握管了;还有稿酬问题,版权问题,这一个个绳结都得费心费力地解开。由于这些原因,这套《马克·吐温文集》从开始工作至今已历五个寒暑,虽然大体就绪,仍然不能整套地呈献给读者。我在这里和读者谈心,也向读者致歉!

这部《马克·吐温中短篇故事全集》,内收九十三篇,有一百多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是多卷本《马克·吐温文集》中的一部分。欣赏马克·吐温中短篇作品的读者,从这三卷之中,大概“可窥全豹”。

本书所收篇目参考了《马克·吐温自传》编者、马克·吐温研究专家查尔斯·奈德编辑的《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全集》英文原本。该书共收六十篇,编者把作者的长篇作品如《风雨征程》、《海外浪迹》、《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涯》和《赤道溯纪行》中可以独立成篇的中短篇故事也收入在内。我们为了避免重复,凡上述几部长篇中出现的,一律不再收入。此外,还收入了马克·吐温去世后出版的佚文,包括未完成的作品在内,另外还有些似乎不太

为人注意的篇什，因而在数量上不仅大大超过了奈德所编，同时也大大超过国内已经出版的马克·吐温中短篇翻译作品集。这位伟大作家的生活时代离我们已差不多一个世纪，让我国读者更多、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他、欣赏他、阅读他，实在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事。

马克·吐温以短篇报道、随笔和故事等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还有短篇作品发表。本书中所收各篇均已尽力查出写作或发表年份，并标明在各篇末尾。编排次序便按照写作或发表年份的先后，从1864年到1916年。这样的安排当可以反映出马克·吐温创作自始至终的整个过程，以及他艺术风格、思想发展和变化的脉络。

马克·吐温被称为幽默大师。可以说，与生俱来的幽默、夸张、爱幻想正是贯串他大部分作品的特点。在这部中短篇全集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马克·吐温幽默的千姿百态。不过马克·吐温又有他抒情、严肃、甚至悲哀和愤怒的一面。他回忆故人和往事、鞭挞世界上的丑恶和黑暗、思索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这时候的马克·吐温便既不幽默，也不沉默了。

马克·吐温作品之中，《神秘的外来者》（一译《神秘的陌生人》或《神秘的来客》）一篇，有真作还是伪作的问题。我们仍然收在本书之中。我们觉得至少作为资料来看，对于读者也属有用。这里，且把这篇作品的来历简要介绍如下。1897年至1900年，马克·吐温在三年多时间内断断续续写作《小撒旦纪事》，但是一直没有完成。1898年，作者另外着手写一篇《校舍山》，写了两三万字，也没有写完。马克·吐温于1910年去世，在1916年，他的文学秘书，也是他的文稿保管者艾伯特·比奈洛·佩因和哈泼兄弟出版公司的编辑弗·邓尼卡用删添和窜改的手法编辑出版了《小撒旦纪事》，篇名却擅自改作《神秘的外来者》。其实，这

一篇名是从马克·吐温另一部作品《44号——神秘的外来者》移花接木借用过来的,只不过删去“44号”这几个字。作者写《44号——神秘的外来者》是在1902年至1905年间,最后完成于1908年,但生前从未发表。那两位编辑者还把此书的最后一章移接在《小撒旦纪事》末尾,真使人真伪难辨。1969年,马克·吐温作品的研究者威廉·吉布森把《44号——神秘的外来者》、《小撒旦纪事》和《校舍山》三部手稿结集出版。原貌一经披露,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因此,美国作家版本中心已经认定《44号——神秘的外来者》是马克·吐温的真本;而1916年版的《神秘的外来者》则是佩因和邓尼卡两人的伪作。

《44号——神秘的外来者》是一部长篇小说,本书没有收入,将作为单册收入多卷本的《马克·吐温文集》之中,不久将出版。至于《小撒旦纪事》既已被“落入”《神秘的外来者》一篇之中,我们不再重复翻译。后者及《校舍山》均已收入本故事集,特此说明。

还要说明的是,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和哈克贝利·费恩系列,除了“历险记”以外,还有“出洋记”、“当侦探”、“密谋”和“在印第安人中”四个中篇,我们已在本文集中另作安排,自成一卷,不编入这部中短篇集之中。

本书不称“小说”,而称“故事”,是因为如前所述,马克·吐温用幽默笔调挥洒自如地写出来的有些短篇作品,往往与经常习见的小说不同,而近似报道、随笔、杂文等非小说类文字。在无法找到更好的说法比较简洁地概括本书全部作品的情况下,现在用“故事”统称之,或许比较灵活一些,兼容性也大一些。

本书译者共二十二位。叶冬心先生承担了最多的翻译任务。此外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西南昌大学等各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叶冬心先生还为本书写了译者

序。他年高八旬，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给我国读者已有数十年，如今宝刀不老。其他译者中也有许多位是译著等身的专家。还有几位青年学者也在本书中初试锋芒。作为编者，能得到各位的合作和支持，我感到荣幸和幸运；作为读者，当会从他们辛勤劳动而结出的果实中尝到滋味，得到营养。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亦如此。这部近百万字的翻译作品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广大读者是最好的评判者，欢迎向我这个主要的责任人提出意见。

颜达女士为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出版往来奔波于石家庄和上海之间，做了大量阅稿和组织工作；精美的插图约三十幅则是画家谢颖先生的贡献；杨昭华女士和其他几位做了审校工作；还有许多位校对同志在字里行间做出了默默无闻的劳绩——这些都是应该提及的“幕后活动”，没有这些读者所不知道的凡人琐事，这部书是难以出版的。

我们通力合作，为读者奉献了这部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一些工作，为百年前的马克·吐温花费了精力和时间，但愿这位世界文豪的在天之灵会发出几声幽默的、赞许的、天堂里的笑声。

1997年2月7日初稿

2000年6月5日四稿

译者序言

□ 叶冬心

塞缪尔·朗赫恩·克莱门斯 1835 年 11 月 30 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佛罗里达镇，稍长随家迁往密西西比河畔的汉尼拔镇，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开了一家小店，有时兼做律师，但因不善营生，家计日益困窘，以致小克莱门斯幼年读书时即需兼做一些杂活，以微薄收入贴补家用。他十二岁那年，父亲逝世，不久他只得辍学，去一家印刷所里当学徒；四年后，在长兄奥里昂开办的报馆中当一名排字工人，并开始试写幽默杂文，投小报上发表。二十一岁，克莱门斯打算取道新奥尔良去寻找机遇，但途中在密西西比河上迷上了船户的生活，于是，经过一段时期学习，就留在那里当舵工。内战爆发，他投入南军。战事结束，奥里昂去内华达领地政府任秘书，他随往该地，梦想去伐木材、开银矿致富，但结果均告失败，于是就在弗吉尼亚当记者。从 1863 年开始，他采用了“马克·吐温”这一笔名，以纪念他青年时代憧憬成为一位领航员的夙愿。原来“马克·吐温”(Mark Twain!)是一句术语，是他在密西西比河上每天黎明时听到的领航员测量

水深时发出像唱筹般的叫喊声,那意思是:“水深二英寻^①!”船可以畅行无阻了。

1865年,马克·吐温根据一则流行的传说,巧妙地运用口语,写成那篇有趣儿的《卡拉韦拉斯县那只出丑的跳蛙》。故事生动灵活地表现出当时美国西部所独具的幽默风格,从此他一举成名。

1869年,他随同一批旅游者出国,先后游历了法国、意大利、巴勒斯坦,后来便利用所搜集的材料写成《傻瓜国外旅游记》,文中嘲笑恶俗的美国旅客,讥讽他在欧洲各地看到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普遍盛行的拜金主义。

1870年,马克·吐温和纽约州资本家兰登的女儿奥莉薇娅结婚,婚后定居布法罗,在该地编辑发行《快报》,旋因忙于经营而亏本停刊,翌年移家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市。从这年起至1875年,他先后发表了多部作品:小册子《马克·吐温的丑史和第一次罗曼司》(1871)包括九篇杂记;《风雨征程》(1872)中的幽默故事反映了美国人开发西部的生活经验;他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②合写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3)辛辣地讥讽了美国利欲熏心的百万富翁和奸险刁滑的政客官僚。书名“镀金”,绝妙地勾画了当时的时代精神——金钱已成为一切的动力:上自官商,下至平民,人人都想暴富,人人都叨念着:“发财,快发财,发大财!”此外还有作者用自传体形式描写从前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舵工生活的杂记,陆续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此后被汇编成册,并增补为《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涯》,书中有一部分记载了领航员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组织工会与雇主进行斗争的经

① 是英美制计量水深的单位,一英寻等于六英尺,合1.828米。

② 查尔斯·达德利·沃纳(1829—1900),美国幽默作家。

历,对此后美国的劳工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76年,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问世。故事以密西西比河上一小镇为背景,描写活泼淘气的汤姆、他的女友贝姬以及游伴哈克贝利的有趣经历。作者精细地掌握了儿童的心理,借助他们的观察与感受,谴责种族歧视,并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1884年,他又完成了《汤姆·索耶历险记》的续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故事中善良正直的哈克深恶为宗教礼法所束缚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天地,经过多次曲折离奇的惊险遭遇,终于帮助黑人吉姆挣脱奴隶枷锁。该书出版后立即被顽固的保守势力斥为“贫民窟里的垃圾”,几经查禁,有的学校甚至向作者建议,是否应将这两部书从图书馆阅览室里“清除”出去。马克·吐温反唇相讥,说希望能将他的作品从那些未经删节的《圣经》,那些“不大可靠的伙伴”身边移开。作者对这两部书评价很高。某剧团打算将小说改编成剧本上演,他在回信中说:“我们不能将那部书改编成剧本,正有如我们不能试图将任何赞美歌改编成剧本。《汤姆·索耶》纯粹是一首赞歌,而我之所以用散文形式将其写出,那无非是为了要给它增添一些世俗气味罢了。”该书虽然被那些被触怒了残余保守势力群起围攻,但一些进步的文艺批评家则一致对它交口赞扬。其中英国的萧伯纳^①和艾略特^②,美国的海明威^③和福克纳^④,均予以高度评价。萧伯纳盛赞该书中清新的文体与幽默的笔调,说作者不愧为一位语言大师,而海明威则称

① 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评论家。

②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

③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

④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小说家。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书开创了美国的近代文学。

1881年,马克·吐温发表了《王子和乞丐》。这部小说风趣地讥嘲了英国的封建制度。1889年,他又出版了以历史小说形式写成的《英王朝廷上的美国佬》,书中嘲笑了专制统治,并尖锐地批判了教会,暴露了天主教教会的残暴和贪婪,描绘了他们的种种愚昧无知。

1894年,马克·吐温写成《傻瓜威尔逊》。他在这部著作中以黑人妇女为主要人物,塑造了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英勇女黑奴的高贵形象。

就在这个时期里,厄运开始接二连三地降临。马克·吐温的女儿苏珊病死,克拉拉缠绵床席,妻子染病,他又因投资试制排字机失败而破产。为了偿还积债,于是他出国旅行演讲,沿赤道周游,先后访问了夏威夷、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南美各地,到处作巡回演讲,后来写成《赤道圈纪行》(1897),书中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压迫,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的种种罪行。在国外期间,1896年,他还发表了以15世纪法国民族女英雄的身世为题材的《圣女贞德传》。这是他最喜爱的一本书,也是他仅有的一部非幽默作品。

在国外侨居九年后,马克·吐温偿清了宿债,于1900年10月回到美国。不久他妻子病死。老年丧偶,晚景凄凉,再加上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理想未能一一实现,他此后在作品中就明显地流露出悲观颓废的情调。这在他的中篇小说《败坏哈德莱堡名声的人》(1900)和故事《神秘的外来者》(1916)中都可以看出。

早在1885年他已开始写《自传》,那是由他本人口授,让秘书笔录,直到他临终前才完稿。他遗嘱这部《自传》应在他死后二十五年发表。

马克·吐温于1910年4月21日逝世。

马克·吐温之所以得享盛名,虽然多半归功于他的长篇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但真正能代表他那独特风格、使他自成一家的,应当说还是他的那些散文,那些幽默随笔和见闻杂记。

早在尚未离开汉尼拔之前,还在他哥哥报馆中当排字工人时,马克·吐温即已开始写幽默见闻杂记。原来,18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里,这类幽默文章在美国新英格兰一带地方极为风行。它们不但容易在报刊上发表,而且,佳作一经刊出,便会反复转载,因此不少开始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认为写这类文章不失为一条成名致富的捷径。马克·吐温大半生中所写的见闻杂记极多,它们前后散见于各报刊上。在这些刊物中,主要有汉尼拔的《日报》,新奥尔良的《三角洲真相》,弗吉尼亚的《地方企业》,旧金山的《晨报》、《阿尔塔—加利福尼亚》、《加州人》和《黄金时代》,布法罗的《快报》,以及《群星》杂志,等等。

马克·吐温不但写幽默文章,有时还从事演讲。他在这方面循例当时一些幽默作家,如查尔斯·法拉·布朗^①、亨利·惠勒^②以及爱德华·威尔逊·奈^③等所走的道路,也是出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风尚。阿蒂默斯·沃德等人都写幽默随笔和时事评论,同时也都参加巡回演讲,间或还主持一些游艺节目。那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幽默文章的作家,一旦有了名气,那些主

① 查尔斯·法拉·布朗(1834—1867),笔名阿蒂默斯·沃德(Artemus Ward),美国幽默作家。

② 亨利·惠勒(1818—1885),笔名乔希·比林斯,美国幽默作家。

③ 爱德华·威尔逊·奈(1854—1896),笔名比尔·奈,美国幽默作家。

办巡回演讲的老板就会重金邀请他们搭班。演讲已成为一种娱乐,它可以与歌唱队、杂耍场和马戏团的游艺节目竞争。演讲者一般都富有幽默机智,能不断地逗得听众哄堂大笑、鼓掌赞赏或引得某些人发出会心的微笑,有时还利用演讲的机会推销商品。

作者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对当时报界的诸多怪现象自必知之甚稔,其中有的可能是他亲眼所见的,《编辑室里惹人嫌的家伙》也许确有其人。其实,这类人物至今仍然存在,而且不仅限于报社里。田纳西州报界中的激烈竞争,作者以夸大的手笔加以描绘,令人读后毛骨悚然,心有余悸。随着“文明进步”,一般编辑记者虽不至于会这样真刀真枪地赤膊上阵,但他们暗中勾心斗角,拼得你死我活,其惊人程度有时恐并不亚于作者所形容的。有关华盛顿总司令黑人亲随的死讯,以及各界对他的颂扬,这是在嘲笑报上常见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应景文章。《布洛克先生写的新闻报道》讥笑作者当时习见的一些报道文章,它们内容芜杂,文理欠通,而且前后矛盾,读后令人不知所云。《接受一次采访》讽刺某些“知名人士”,他们虽然号称“闻人”,其实虚有其表,他们向记者回答的话每每令人听了啼笑皆非。

政府机构的腐败无能,政党间竞争时所采取的卑鄙下流手段,都是作者揭发和抨击的对象。《有关大宗牛肉合同事件》和《有关已故乔治·费希尔事件》,揭露政府机构中存在的严重官僚作风。《我最近辞职的经过》说明某些有志为国家效力的在职人员如何遭到冷遇,被嘲笑为不识时务的傻子;而一般冗官庸吏反而可以尸位素餐,理所当然地坐享优厚的薪俸。《神秘的访问》埋怨政府捐税苛繁,富人自有办法逃税,尽可分文不缴,而备受压榨的只是那些奉公守法的老百姓。《火车上人吃人纪闻》将立法议员冠冕堂皇的议事程序尖刻地形容为野蛮人弱肉强食的恐怖行为。这里作者虽然在篇末委婉托词:“我听到的并不是什

么嗜血的吃人生番的真实经历，而只不过是一个疯子想入非非、但无伤大雅的胡诌”。可是在故事一开始时，他就说明：“跟我谈话的这个人十分熟悉首都政治生活的内幕详情，甚至了解参众两院议员在工作程序中所采取的方式。”当然，那就是人吃人的方式。

美国司法与公安部门中存在的弊端，被马克·吐温以幽默的笔调倍加指摘和讥嘲，他在《一次宴会后的讲话》中说明陪审团制的不切实际。他在《一件新兴的罪行》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以精神错乱为理由而开脱杀人罪犯如何荒谬可笑。他在《被偷走的白象》中淋漓尽致地嘲笑了公安部门中那些侦探的无能。

作者眼见当时美国世风日下、人情鬼蜮，一再感慨不已。《与移风易俗者同行》表面上是描写一位正直人士如何与恶习陋规作斗争，他那随机应变的灵活手腕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令人钦佩；但实际上作者是要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位正直人士的成功仍须依靠拉扯“亲友”的关系，才能做到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这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新了。诈骗的事在美国花样不断翻新，令人叹为观止。同时作者更十分蔑视那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和平步青云的新贵。在《怪梦》中，鬼魂哀叹：“我们的后人已经忘了我们。现在我的孙子住的是一幢用我一双老手挣来的钱建造的气派十足的大厦，可是我却躺在一座没人过问的坟里，那儿扰人的虫豸咬碎了我的寿衣，然后用那些碎布去筑它们的虫窝！”新贵和暴发户虽然已将他们的老祖宗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每逢自诩出身名门望族，要先人树碑立传时，又难于陈述祖先的嘉言懿行，因为那些列祖列宗不是流浪汉或杀人犯，就是江洋大盗或伪造文件犯。作者在《荒诞无稽的自传》中指责骂愧，借题发挥，痛快淋漓地为当时一般“新秀”交代了他们的家世。

一些浅薄庸俗的美国人,被作者刻画得跃然纸上。我们仿佛看到《美国人到了欧洲》中的那位最爱跟人家交朋友和说废话的青年人;在《罗杰斯》中又看到那位怪人,“他老是要炫示自己最新幻想中那些达官贵人的气派”。像这一类的人物,他们又怎能欣赏艺术呢?于是,作者在《卡匹托尔山上的维纳斯雕像》中,以几幕喜剧形式嬉笑怒骂地讥讽了美国一般“艺术家”的鉴赏能力。他在《美术指导》和《威廉三世国王画像》中,索性以现身说法的口吻,恣意嘲笑了一般有名无实的所谓艺术家。

本书所选的随笔中,有多篇是记述或描写各地风土人情的,如《以稀为贵》、《巴黎随笔》、《法国人大决斗》、《浪游随笔》等。在这些游记中,作者不仅以细腻的文笔描绘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令读者恍若身历其境,并且对那些在夸大与幽默的语句中流露的人情趣味发出会心的微笑。

《漫谈理发师》、《辛劳的蚂蚁》以及《漫谈女仆》诸篇,都足以说明,马克·吐温对一些日常习见、但并不为人注意到的事物具有极其精细过人的观察能力。同时作者将他的丰富想像力在《奇特的旅游》中酣畅地发挥无遗。如今遨游太空已成为现实,访问其他星球看来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在一百二十年前,作者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却并不带有纯粹科学幻想小说的意味,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代的幽默作家无法与之比拟的。

作者写以上这些杂记,有时回忆所及,忽然引述一则故事,有时触景生情,偶尔抒发几点感想,而所说的故事或近似寓言,或类乎纪实,因此,谈到文章的体裁时,查尔斯·奈德曾说:“常常不易严格区分,有时甚至无法判别,马克·吐温所写的某一篇作品究竟是短篇小说,抑或是见闻杂记。”

但是,所有的这些作品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通篇洋溢着讲故事的幽默情趣。马克·吐温这位富于同情心和

正义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写这些幽默文章时，从来不是勉强凑趣，一味地逗人笑乐，更不是肆意戏谑，无的放矢。他看到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意识到一些政治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骨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而他将这些写成文章，也只是期望一切会由于他的微言讽刺而有所改善。他将抨击一切丑恶、颂扬诸多美德视为自己的职责，而将那些幽默语句视为一种有力的工具。有时候他写那些文章只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在《通讯记者赖利》中，赖利代表了马克·吐温本人。报社禁止这位记者写幽默文章，甚至威胁要解雇他，于是他只得将自己的得意杰作涂改得面目全非，或索性付之一炬。他哀叹道：“我必须把它写出来，否则我会憋死了；我又不得不把它毁掉，否则我会饿死了。”马克·吐温对这位记者的遭遇感到惋惜，同时对诸多不能理解幽默的人则感到气愤。他记述自己在纽瓦克受人愚弄一事时，将那个听不懂他说笑话的人比喻为“既聋又哑，而且是双目失明的人”。确实，他的散文都在幽默中寓有训诫，在风趣中显出严肃，在谈谐中不偏离正经，夸大但不狂放，尖锐但绝不流于刻薄，他总是对自己讽刺的人物或事情满怀同情，完全体现了“冀有所悟，以迁于善”的讽刺主旨。

也许，正是由于他具有这些特点，所以许多同时代的美国幽默作家早已湮没无闻，惟独马克·吐温的幽默故事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作者有一次谈到19世纪末某些红极一时的幽默作家，如阿蒂默斯·沃德和乔希·比林斯等时，曾不胜感慨地说：“记得那时候，这些人为数当在四十位以上，每当他们的新作一发表，人们都广泛地传诵，然而，曾几何时，如今已不再听人提到他们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快就被大家淡忘了呢？这是因为：他们仅仅是幽默的作家而已。‘仅仅是幽默的’作家是不可能逾远弥存的。幽默只是一股香气，一些装饰点缀。它往往只是

一种在语句与缀字间所耍的新巧花招，像我们在阿蒂默斯·沃德、乔希·比林斯、纳斯比^①等的作品中所见到的。但时尚瞬息变迁，于是这些人的声誉也就随之消失。有人说，一部小说只能是一种艺术品，你绝对不可以它在里面说教，绝对不可以它在里面训诫读者。对于写小说，这句话也许具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对于写幽默文章就不尽然了。你写幽默文章时，是不可以公然地训诫读者，是不可以公然地向读者说教；然而，如果你想要这类文章长远流传，那它们就必须既是说教的，又是训诫的。当然，我这里所谓的‘长远流传’，那意思也只是说流传三十年罢了……我本人一向是说教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所以我的名气才能迄今持续三十年不坠。有时候，如果幽默语句会不期然而然地来到，我就让它在我的讲道稿中占一席之地。但是，我不会只是为了幽默的原故而写出一篇讲道稿。而不管它幽默是否准备进入我的讲道稿，我是照样要将那篇稿子写出来的。”

马克·吐温以上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幽默散文既有益于纯事嘲谑的游戏文字，又不同于一味严肃说教的劝善篇章。他能将戏谑的成分与谨严的主旨二者处理得恰如其分，而幽默文章之所以难写，传世的幽默作品之所以稀如凤毛麟角，也许就是因为一般作者难以像马克·吐温那样能做到这一点吧。

马克·吐温以他特有的幽默而又犀利的文笔，将社会上诸多丑恶现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将美国政府机构当时的腐败无能暴露得纤毫毕见，而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般读者竟会欣赏他的嘲骂，并使他由此树立的盛名持久不衰，这就令人想起了英国人同样欣赏萧伯纳的嘲骂。究其实，这只能是由于当时当地的

① 皮特罗勒姆·维斯维尤斯·纳斯比(1833—1888)，美国新闻工作者、讽刺作家，原名大卫·罗斯·洛克。